



苏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苏策小说精选

臭棋

寻找包璞丽

陈赓越狱传奇

冤家路窄

千言万语

田小丽

同犯

微笑

汽车过人

小站不停车



苏策小说精选

苏策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策小说精选 / 苏策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2-06602-1

I. ①苏…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9007 号

责任编辑 闵艳平 乔月娟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苏策小说精选

苏策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亚明星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602-1

定 价 35.00 元

前言

著名老作家苏策，1920年生于北平。红军时期参加我军，历任战士、排长、宣传员、艺术指导、干事、科长、部长等职。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1955年获国家颁发的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88年又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红星功勋荣誉章。

他从小热爱读书和写作，少年时期参军后，在严酷激烈的战争中，除了用枪作战外，也用笔为部队服务，写下了大量的朴实、真挚的为战争服务的作品，多次受到部队表彰。

解放战争后期学习写小说，第一篇小说发表在1951年《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至今他的文学作品已达三四百万字。对于他的小说，著名作家王蒙曾著文说：“修辞真诚、有感而发、扎扎实实之作。”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曾在1992年《中国作家》第一期上著文说：“他在60年代初发表的《白鹤》和新时期所写的反映文革期间荒诞岁月中的《同犯》，就都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传下来的精湛之作。”

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曾著文说：苏策“占据了认识生活的新的视角，一篇生活记事，平易自然，却包含了深厚的意蕴；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却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引人思索的现实生活的音调。”

老作家端木蕻良曾著文说：“首先吸引我的，是《小站不停车》。作者用简练朴素的笔法，写了一段平淡无奇的普通事，但这篇不到八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包含许多令人深思的内容，小说看完了，读者的思绪却无法停止。”

老作家王松更为热情地说：苏策的小说“艺术质量高，思想深刻，读后使你久久难忘。他在‘文革’后写的《臭棋》、《千言万语》和《寻找包璞丽》等中篇小说，都可以称之为杰作。我认为一般作家很难企及这个水平。”

苏策因为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错划为“右派”几十年，“文革”中又被错误关押在监狱中七年，在“左”风劲吹的压力下，他的作品很难被评论家提及，因而被读者所认识。又因为他的小说散落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很难使读者集中阅读到，使评论家能集中进行研究。

这次在云南省文学艺术基金会、省文联以及郑明先生大力支持下，出版这样一本书，精选苏策十几篇中、短篇小说于一册，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使读者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有卓越成就的老作家的小说较完整的印象。

苏策是中国作家协会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名誉委员。今年已九十岁，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为他的长寿的祝贺。

编 者

- 001 · 臭棋
035 · 寻找包璞丽
076 · 千言万语
111 · 会唱歌的树叶
147 · 陈赓越狱传奇
211 · 冤家路窄
223 · 小提琴协奏曲
239 · 同犯
256 · 小站不停车
263 · 月上柳梢头
276 · 井底之蛙
287 · 汽车过人
303 · 微笑
330 · 鹦鹉
344 · 我的旅伴
355 · 夫妻店
367 · 春节风雪夜
372 · 小霞
384 · 田小丽
400 · 白鹤
411 · 山鹰
431 · 冲出葫芦口
442 · 家试
449 · 老齐
461 · 后记

臭 棋

一

从下午起，天气就变得闷热了，拖到傍晚的时候，汾河上的夜雾升腾起来，赶走了落日的最后的一抹霞光。接着，河上刮起了风，把岸上的树木和草丛吹得“哗哗”响。横在远山上的大片沉重的乌云，原来像灰色的铅块似的一动也不动，这时，也迅速地向汾河和城市伸展开来，在树梢上出现了；在屋顶上出现了；在俘虏居住的棚子上露出了头；在人们感到被它压迫得呼吸困难的时候，它却更加猛烈地俯冲下来，播下雷声，洒下雨点，用闪电的光芒把浑浊的汾河照得一阵明一阵暗，水面上发出了一片“沙沙”的声响……这场雨一直继续到了深夜。

孔志友蹒跚地走到门口，双手扶着门，对着院落中的潮湿而闷热的空气，用力地吸了几口，想把郁结在胸中的那些沉重的恼人的东西驱赶出去。他没有和俘虏们冒着雨去火车站扛木料和卸煤，只是坐在椅子上和栗本少佐下了三盘围棋，就觉得身体有点支持不住了，头昏脑胀，腰酸腿疼，痉挛的感觉传遍了全身，两条腿都似乎拖不动了……不知为什么感到那样疲惫。

栗本个子不高，肩膀很宽，圆脸上，长着一对浓眉，紧紧压着那一双窄长的眼睛；笔直的很有气派的鼻子下面，有着一撮威武的黑胡子，远看就像一小块方形的黑纸片粘在那里似的……在日本军队中，他算得上是个仪表堂堂的人物。平时不多说话，脸上经常挂着笑容，不管见了谁，嘴角和眼角总是弯着的，使你感到十分和蔼可亲。其实，他的脾气非常暴躁。不管你是国民党军队来的、阎锡山军队来的，还是八路军来的，或是被错抓来的老百姓，每天都要从早到晚干十几个小时的苦活，并且给了伪军看守以任意处罚俘虏的权力。凡是逃跑被抓回来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处死。有时他还要亲自把逃犯带到那灰色的有着哭泣似的流水声的汾河岸边，从侍从官身上抽出光亮的战刀，用短粗的手指试试刃口，再双手抓着刀柄把刀高高举起……

所以，下棋的阵势也是吓人的：栗本端坐在一张绛紫色的雕着花的宽大的

太师椅上，背后站着一个宛如木头人似的挎着刀的低级军官；年轻的长脸的汉人翻译站在桌子旁边，虽然叼着纸烟做着轻松的样子，却不敢在身后的凳子上坐下去。在红木桌子另一面，摆着一个矮凳。

瘦削的脸色昏暗的孔志友觉得屋里的空气很憋闷，人和东西的轮廓都是双影，都在轻轻抖动着。屋里摆着的座钟、掸瓶和墙上挂的字画都是一片模糊，就是栗本的脸也是不清晰的，一会看着他那窄长的眼睛变成了双眼皮，一会儿又看见他的眉毛画成了四条道……是屋里的光线暗吗？是沉重的身体压得古老的地板在颤抖吗？是震撼的雷声使屋里的景色摇动了吗？都不是。孔志友很明白，是自己的病又发作了。所以，他在向着棋桌蹒跚走去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说，在用全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晕眩，不要战栗，不要在敌人面前有什么肌肉不松弛的表现。

从他一进门，坐在太师椅上的栗本就一直盯着他，打量着他。从破鞋子、烂裤子看到头，又从有洞的帽子和乱草似的头发看到脚。最后，目光停留在孔志友的脸上，端详着他瘦削得锥子似的下巴，突出的颧骨和被疾病弄得焦黄的眼睛。一时还捉摸不透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粗糙的暴露着青筋的手，说明他年纪不小了，但那双锐利的熠熠闪光的眼睛又显得很年轻……看着他走近桌子，就伸出右手指了指桌前的那个矮凳，示意叫他坐下。

矮凳虽然做工粗糙，但是并不矮，也不小，饭后在院中乘凉的人，很可能会把它当小桌子用的，只是摆在棋桌前就略嫌矮了。孔志友低头看了它一眼，皱起了眉头，用脚轻轻地把它拨开，就站在桌前，一只手扶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就去摸棋罐了。

栗本的双眉扬了起来，睁大了窄长的眼睛，有点吃惊地望着这个站在自己面前的又瘦又高的人。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坐？又为什么愿意站着？是不是八路军没有凳子，人们都是这样下棋呢？他看看孔志友，又看看翻译官，一时不知道怎么是好。

翻译官被栗本看慌了，急忙抓起被孔志友踢开的小凳，走上去推开他，重新把矮凳放在桌前，用手指着说：“开玩笑，哪有站着下棋的呢？这是少佐给你的面子，快坐下吧！”

孔志友看了看矮凳，又看了眼翻译官，用手在桌子和腰上比了比，笑了，抬起他那双穿着用绳子绑着的已经没有了帮子的破鞋的脚，踏上了矮凳；蹲在上面，然后和栗本招了下手，像是在说：“好啦，咱们来吧！”

栗本的脸却陡然变得阴沉了，飞到额头的浓眉落了下来，把眼角却压得翘了上去。他缓慢地耸起小胡子。转过脸来对着翻译官威严地哼了一声：“拿椅子来！”

孔志友坐在软垫的椅子上，直起了上身，才有机会打量桌子上的摆设：棋盘很光亮，大概是一块梨木板漆成的，横竖三十八条线画得很规矩，星位也标得很清楚；装棋子的木制的罐子也很精致，扁圆形，古铜色……孔志友挪动了一下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椅子像是不愉快的“吱嘎”地叫了声。他用左手压制着心脏的激烈跳动，右手放在棋罐上，强制着自己的头对栗本的胖脸点了一下，意思是说：“请你先走棋吧。”

可是栗本神色未动，脸上除了原有的警觉、自信和宽容的表情之外，没有增加新的东西。窄长的双眼依旧望着孔志友的瘦脸，渐渐把眼睛眯了起来，微微抬起下巴作为回答。

孔志友用抖动的手打开棋罐，探头一看，心中就明白了，棋子是黑色的，这就是说：栗本已经把“先手”让给他了。

他把右手伸进罐子，棋子在罐内“哗哗”响了起来，他才意识到手接触的已经不是黑豆或玉米粒了。他望着棋盘，紧张地思考起来：这盘棋该怎么下？应该怎么布局？第一颗棋子是放在星位上呢？还是不放在星位上？日本的围棋水平比较高，自己在医院里和那个“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下棋，就是败多胜少；现在，我能是面前这个人的对手吗？

孔志友抑制着手臂的抖动，用瘦长的指头从罐子里夹出一个黑子来，放在棋盘的星位上，心中却在嘀咕着：“这一着有点高了吧；他可能会从下面打进来；要是退一步，放在三点3的位置上，就能保住了这个角，要是……不然……嗨，一个堂堂的八路军战士，怎么能在战前失去镇静呢？我被俘之前不是还从容地处理了身上的文件和书籍吗？他就是长着三头六臂，又有什么了不起！俗话说，‘金角银边草包肚子’，我先来个稳扎稳打，占角抢边吧。”

那个“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着棋，基本上不对杀，只是计算着自己每走一步棋能控制多大的地盘，自己占多少目？对方占多少目？以求得最后下完时，能比对方多占一目半目而取胜。

听说，这种下法是日本国内传统的下法，棋罢数子，双方相较，总是所差无几；传说中国古代的棋风是以对杀闻名，流行舍棋取势的着法，因此，胜负常大起大落，有时赢得几十子，有时输几十子……但是在这个棋盘上，好像中

日两国的传统棋路都变了，孔志友成了非常谨慎的人，希望能保守住边和角，争取不败；而栗本看了孔志友的布局，走了几步试探的棋之后，就变得大手大脚起来。孔志友的黑棋走到哪里，他的白子就追到哪里，紧紧缠着不放，就像他带着兵在抗日根据地里“扫荡”一样，不管是山野，还是平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是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就要追上去……他的棋开始还思考得多一些，后来却越走越快，踌躇再三的孔志友的黑子才一落地，栗本的白子就“啪”的一声跟了过去。

开始，栗本还把双手扶在桌子上，正襟危坐。下着下着姿势就变了，眼角弯下来，嘴角翘上去，大腿压在二腿上轻轻摇摆，头随着下棋的手在慢悠悠地点着。初见孔志友时的紧张的肌肉松弛了，脸上再也没有那种警觉、好奇的神色，一种亢奋的亮光在颊上闪动……因此，注视着他们下棋的侍从官和长脸的翻译，也都感到轻松了。虽然他们看见栗本双眼紧盯着棋盘，常常忘记吸烟而叫烟烧到手，但是很明显，栗本觉得自己的棋是顺利的，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这个又瘦又高的俘虏是个知趣的人，既不会使他烦躁，也不会使他发脾气。当然，也就不会使这两位侍从感到为难。

院里的雨声越来越大，加上树木的摇曳声，房檐的流水声和风雨拍击门窗的响动……简直是一片喧哗，孔志友却都没有感觉到。有时风从缝隙中吹进屋来，把细小的雨丝送上孔志友的面颊，他也像是没有觉察到。他的身体被疾病折磨坏了，剩下的这点疲惫的微弱的精神，全被棋局夺了去。栗本把他的棋压迫在狭窄的三行边上，还一直不死心，想突破他的防线，打入他占据的边和角，想破掉他赖以活棋的“眼”，使得他的心情分外紧张起来。额头冒出了汗，眉头拧成了疙瘩，分得很开的两个焦黄的眼球都不转动了，像是着魔似的注视着棋盘，目光仿佛要把棋盘穿透了。

直到他下完了棋，喘息着坐直了身子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右颊是湿的，吃了一惊：“难道是我输棋流泪了吗？难道是我头上的汗水流到了这里吗？这多不像话！我孔志友怎么能在他的面前失态呢？唔……”这时，他才发现窗外在下雨，是风吹进来的雨丝弄湿的。他用黑色的手掌擦拭自己面颊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想起了大雨中火车站上的混乱情景：被煤炭弄得满身满脸黑灰的俘虏们，这时正在大雨中挣扎着，有的站在车皮上向车下扒煤，有的挑着被雨浇湿的沉重的煤筐，在泥泞的路上走着，没有袜子，没有鞋，脚底板被割成条条血槽……自己只干了一天，就被大雨淋病了，头重脚轻，摔掉煤筐，倒在铁轨上。

和他同样难以承受这种繁重劳动的，是一个小个子戴眼镜的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老头。敌人弄不清他真实身份，也就送到俘虏营来。但是孔志友认识他……

孔志友越想越生气：大家在滂沱大雨中干苦力，而我却在陪着鬼子下棋玩，这算个什么事？这不是辱没了革命战士的身份？玷污了共产党员的节操？战友们会怎么看我？……

孔志友通过院子的时候，衣服被雨淋湿了，他钻进俘虏们居住的低矮的棚子，顾不上脱掉它，就咚的一声倒在草铺上了。

他和栗本下了三盘棋，大概用去了两个多小时。可是觉得时间过得比蜗牛爬得还慢，像是过了两年，过了很多年，自己已经老了，坐在那个有靠背的软垫的椅子上，感到身上到处都不舒服，不是暗中连连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到底”，早就支持不住了。

如今，头枕在砖头上，听着青蛙的鸣叫，闻着身下铺草带来的田野的香味，心中反而感到宽慰。呼吸顺畅了，窒息的感觉没有了，痉挛的抖动也消失了。虽然下工的人们回来，把小木棚子弄得十分拥挤和一片嘈杂，他还是昏昏欲睡了。

唯一使他还不能入睡的原因，就是他始终记得，刚才和栗本下棋，连输了三盘，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向房门蹒跚走去的时候，听见翻译官在低声和栗本说话：“少佐，您的棋艺真高（可能还竖起了大拇指）。他，下得怎么样？”

停了一会，不知是翻译官在给栗本点烟呢，还是栗本有意矜持，孔志友听见他低声拖着长音回答：“他嘛……下得还不错，有点水平。不过，按你们中国的说法，算得上个‘臭棋’吧！”

他们两个笑了起来，但是突然又一齐压低了声音，等孔志友走到院中的时候，他们的笑声又提高了，透过风雨声送到孔志友的耳朵里。

二

孔志友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从南方跑到太行山来参加八路军的。在机关里刻过钢板，编过油印小报，也在连队里当过指导员，现职是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开会时讲得头头是道，平时却沉默寡言，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下围棋。蹲在地下和“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下，和“独立同盟”的朝鲜朋友下，并且把好奇心重的小通信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都教会了。

春天，青草从土地上露出了头，桃树、柳树和高山上的白桦都在兴高采烈地抽芽的时候，日本鬼子集结了重兵，对太原附近的平原地区进行“扫荡”，他奉命带领一支小部队到那里去，把在平川坚持斗争的干部和部队接到山上来，待那里“扫荡”告一段落后再送他们回去。

他和战士们全部换成了便衣，跑步下山，绕过了敌人星罗棋布的据点和碉堡，在上级指定的正太铁路边上，顺利地接到了撤出来的人。但是他们说，最后还有掩护他们撤过铁路的游击队的关队长和他带着的两个战士未到。

他叫部队掩护着大家上山去，自己带了一名通信员留在那里等这最后的三个人。黑夜降临，本是关队长偷越铁路南下的好机会，但黄昏时分，敌人就用火车拉来重兵封锁了铁路线，并在铁路北面展开了激战，机枪步枪声响成一片，还有连绵不断的六〇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刺鼻的硝烟味随着夜雾飘过河来，爆炸的惨淡的白光把河南岸的杂树林也照得一阵明一阵暗。

第二天黎明，孔志友爬在树林里向着铁路张望，昨夜的战斗像是从梦中走来又从梦中走去，这时的铁路仿佛在沉睡，没有火车的鸣叫，也没有穿着黄衣服的敌军在巡逻，更没有老乡下地劳动，没有马嘶，没有牛叫，除了潇河的沉静的流水声，什么也听不见；铁路北面的景物，也被滞留在河上的夜雾弄得模糊不清，在光线明亮时，房屋或是树木会突然从昏暗中走出来，对着孔志友招手……孔志友用力地摩擦着自己的手掌焦急地问着：“关队长，你在那里？”

他揉着爬满红丝的发酸的眼睛想着：绝大多数人都接走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能在这敌占区里老等他。可是回头一想，确定这里是接头地点，他们肯定不会离此远去；就是昨夜在这里打仗，敌人撤走了，他们还是要回来的呀。

夜雾不但没有消散，反而越聚越浓，并且迅速和天上的乌云拉起手来，把广阔的空间都弄得黑沉沉的。被人们称作贵如油的春雨，却突然慷慨地落了下来，开始是毛毛细雨，无声地落着，过后就慢慢加大了，雨点大了，重量大了，把河岸上的土地打得斑斑点点。

通信员凑到孔志友耳朵上说：“这不能怪我们不等他，是他们自己不来呀。”

“是呀，”雨把衣服打湿了，孔志友觉得身上很冷，“预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天了。不过，昨晚打仗，他们不好过路，万一今天过路来了，日本鬼子追着屁股，谁来掩护？就和咱们下围棋一样，拼命地冲，拼命地跑，没有自己的棋子接应，做不成‘眼’才急死人哩！”

“你一定要等他们?”小通信员翻动着机灵的眼睛,“那咱们何必死蹲在这里?趁着大雨,像下围棋那样,主动地‘打入’他们那边不行吗?你说。”

他们趟过了潇河,摸过了铁路,很意外,除了喧嚣的风雨之外,那里的土地很安静,村落被淹没在雨雾中,雨水在田野的车辙里肆意流着,敌人都缩在碉堡里了,这使他们初初踏入陌生土地的人松了口气。

可是,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关队长呢?

当然,要找个老乡打听打听最好,但他们不敢贸然进村,就沿着土垠、土坎匍匐着向昨天作战的地点爬去,很快,就发现了弹坑,雨水已经把那里的硝烟味冲洗干净了,残留下来的弹片被洗刷得闪闪发光,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些被炸断的小树,在被炮火翻耕过的土地上,拾到了三八式步枪的子弹壳,和土造手榴弹的木柄……就是看不见一个人影。

长着柿子脸的小通信员叫了起来:“孔指导员,不,孔干事,我的衣服全湿透了,怎么办?”

孔志友笑了:“我也一样。小鬼,再坚持一会,能遇见个老乡就好了。”

“天呐!”小通信员连连跺着脚说,“昨天晚上这里打仗,今早又遇见这么个鬼天气,到哪里去找老乡的影子呢?”

这时,黑暗的天空突然裂开了一条缝,一束光芒把远处的田野照亮了。“快卧倒!小鬼。”孔志友按着通信员的肩膀说,“看!那边好像站着一个人,是日本鬼子?还是中国人?”

“呀,雾又遮住了。”通信员低声叫着,“反正不是穿黄衣服的……”

“那是关队长他们啦?”

“也不太像,那里只是一个孤人。”

“啊,这就好了。”孔志友从地上爬了起来,凝视着雨雾中时隐时现的人影说,“是自己人更好!是老乡也能打听出个眉目来。走,我们快去看看。”

小通信员一跃而起,抬起疲惫而沉重的脚“扑哧扑哧”地跑了起来,一面挥着手叫着:“老乡,别怕!我们是自己人,想找你问个事……”雨雾从他身边呼呼退去。

那个老乡听见他们的叫声,果然没有走,仿佛转过脸来,微笑地望着他们。

孔志友高兴极了,也迈着大步向着雨雾中的人影走去。现在,他把身上的寒冷忘掉了,把大雨也忘掉了,但是雨水没有忘记他,从倒下来的帽檐上流到他已经充满红丝的眼睛里,杀得眼睛生疼,他用脏手把脸上的雨水抹了一把,

也就跑了起来。

跑在前面的小通信员已经在急着问询了：“我说老乡，你知道这一带有个关队长吗？满脸黑胡子，这儿有道疤，长得像李逵……”

孔志友也挥着手叫了起来：“他个子很高，就是本地人，你们一定认识他，快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哪里……小鬼，他怎么说？”

“啊！”通信员已经跑到老乡跟前了，“他、他什么也没说。”

孔志友急了：“那你快说呀！问问关队长在哪里？”

“就在这里。”

“啊，那可太好了……噢？”孔志友气喘吁吁地走到跟前一看，愣住了：原来这高岗上没有人，立着的是一根半截带着树皮的木桩子，它有一面被刀削去了皮，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黑字：“八路军游击队关队长之墓”，立在个小坟堆的前面。

小通信员咕噜着：“孔干事，我们总算找到他了。”

孔志友觉得身上很冷，一阵疼痛袭击着他的膝关节，他坐在雨地里了，用袖子擦掉了脸上的雨水混合着的泪水说：“啊，我们没有能掩护上他。”

木桩上的字也像是哭了似的，流下了很长很长地墨痕。

回到山上之后，孔志友就病倒了，每天下午先是一阵冷，后是一阵烧，烧得头晕眼花，口干舌燥，盖上大家的被子蒙头睡觉，出上一身大汗，第二天就没事了，可以工作了，可以说笑了，可以下棋了。但到太阳落山，霞光收尽，夜雾升起，远山变得模糊起来的时候，病魔就又来缠他了……这样拖下来，就把他本来并不健壮的身体搞垮了，眼睛上的红丝渐渐褪尽，眼球却变得黄了起来，并且越来越黄，就像是他把下棋用的玉米粒塞进了眼睛里。

人们把他抬到了医院，那时设在穷乡僻壤的医院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在他发病时给点镇静剂。

因为有人说：病发作前，注意力如能转移，有可能避免发作，也就是可以把病躲过去。于是，他就和同屋的“反战同盟”的日本病号下起围棋来。这些日本人都是八路军作战时捉来的俘虏，经过教育，觉悟提高，认识到不能再给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正义战争卖命，就自动报名参加了“反战同盟”（如果是朝鲜人，就参加“独立同盟”），制作宣传品，火线喊话，教授日语，翻译资料……协助我军搞瓦解敌军工作。他们中很多人会下围棋，所以，和孔志友立即成了亲密的棋友，没有正式的棋子，就找些代用品来下，而这些代用品棋子是

由孔志友保管的。

敌人在春天对平川地区“扫荡”之后，不久，集中了几万人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破坏夏收。留下游击队、民兵和闯入腹心地区的敌人周旋，八路军大部队都转移到外线去作战。

孔志友随着医院转移，第一天的夜行军就把他累垮了，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发作的病又发作了起来。医院派战士用担架抬他，他坚决不干；给他牵来院长的坐骑，他也拒绝，要求就地疏散，躲在一条林木掩映的山沟里，敌人搜山，把正在发病的他搜了出来，送到了设在太原的俘虏营。

当长脸的翻译官把他身上搜到的一双袜子，放在栗本少佐面前的时候，矮胖的栗本瞪起了眼睛，用着极不愉快的喉音问着：“这、这是做什么的？”

翻译官急忙伸出双手把袜子里盛的东西倒了出来，连声说着：“您看，这一只装的是玉米粒，这一只装的是黑豆。”

栗本看着在面前滚动着的黑色黄色颗粒，小胡子撅了起来：“他——是个农学家？”

“嗨，您这个爱下棋的人怎么会猜不着呢？”翻译官用手指拨着桌上的颗粒笑着说，“他是拿这个当棋子的呀！黑豆当黑子用，玉米粒当白子用，每一种都是一百八十多颗。”

栗本的眼睛亮了起来：“难道他……”

“他是个围棋迷。”翻译官满脸陪笑地说，“病中当了俘虏，这两只袜子还拴在皮带上哩。”

栗本抓起了一把黑豆和玉米粒看了下，然后把它们用力地摔在桌子上，笑着说：“嘿，我可要试试他的棋力。”

三

栗本少佐本来是个很文静的学生，和别的同龄人一样，爱看书，爱下棋，爱美，爱幻想，胆小得见个死鸟身上都要打寒战。但住了几年军校之后，性格就变化了，变成个热爱战争、热爱征服的人，抱负也越来越大，努力锻炼身体之外，紧张地学习汉文汉语，希望能在侵华战争中发迹。所以不管做什么事都很卖力，打仗总是抢在前面，身上负过几处伤，擢升得很快。可是在把国民党军队赶到了中国的大后方，转而用全力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时候，就没有

过去那么得心应手了。

八路军没有固定的战线，行踪飘忽不定，一走进他们据守的山区，就听见四面打枪，却看不见人影，费了很大的力气包围起他们的时候，往往会扑空，包围圈中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溜掉了……他有时气得挥着刀大喊：“给我烧，给我杀！把这里的人都给我斩尽杀绝！”烧杀虽然能解心中的气，日军的处境却越来越不妙了，被激怒了的人民都拿起武器，参加进八路军和民兵的行列，来和他们战斗了。栗本和他的部队就完全成了瞎子和聋子，每次走进太行山，他望着那壁立的群峰、山间的飞瀑和那绿色的森林、田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他是很喜欢下围棋的。听别人说，凡是名将，棋艺都很高，因为围棋的着法和它的路数，对于军事上的运筹帷幄的关系极大。在意识到棋艺对他的前程有关联的时候，就更加苦学苦练起来：迅速学会了棋谱上的进攻与防守；懂得了对付小局面和应付大阵势；不仅会从外侧消削对方，还敢大胆打入敌阵；还能辨认什么是可以治孤的棋，什么棋用不着多走就不能成“活”了……通过下棋，他确实在军事上有了不少领悟，觉得思路打开了，眼睛明亮了，因此在训练部队方面有了些新创造……但是，用这些来对付八路军游击队还很困难。首先是找不到他们，在你觉得找到他们完全无望时，他们会突然出现在你身边，给你来个措手不及……哪能像下棋那样安详的对坐着，从容而公开的你走一步我走一步呢？

他的一切努力，再没有得到嘉奖和擢升，却遭到了上级不少的责难和训斥，最后，在一次“扫荡”结束撤出山区的时候，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就被撤了职，调到榆次县去指挥守备部队。

在这里，栗本负责对付的是一支由一个姓关的当队长的平川游击队，他们人数不多，却很活跃，今天破铁路，明天炸桥梁……总是剿灭不了。有一天，栗本部队意外地遭遇了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白天应战，只是他们据守在铁路线的高岗上，栗本部队还一下子攻不上去。

栗本召集了日军和伪军中的官佐，睁着自己窄长的眼睛望着大家说：“现在真是机会难得，他们最忌讳和我们白天作战，可是又逃不掉了。我们要像下围棋一样，黏着它，扭着它，把它吃掉！”

有人说：“就是这个高岗讨厌，他们居高临下，我们是仰攻。”

栗本把手的关节扭得“噼啪”响：“这总比我当年在台儿庄打仗好多了，那阵国民党军队的炮火很厉害，可是我……”

“报告少佐，”另一个说，“游击队的火力不行，就是枪打得准……”

栗本猛力地捶着桌子：“难道你们都是死人？你们的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都到哪里去了？传我的命令，所有的火力一齐上，掩护部队冲锋！”

可是，几次冲锋都被打退，好几个人被打死在铁路路基的高岗前面。

有人爬在栗本的耳边说：“少佐，是不是通知附近车站的铁路守备队，派人来协助一下？”

栗本扬起了浓眉，不高兴地嘟哝着：“叫那些饭桶来抢功吗？死伤几个你就怕啦？”但是，这个人的话却像是把钥匙，把他头脑中的锁打开了，他立即意识到为求速胜，自己的头脑一直不够清醒，总想一口吃个饱……真的，为什么不能像下棋时候那样挖空心思地想办法呢？他立即把身边那个人拉过来小声说：“快去传我的命令，叫中村正面佯攻，叫皇协军派人从两侧迂回，把网撒得大点。快！”

在炮火把高岗上打得烟雾弥漫的时候，日军和伪军果然从两侧迂回了过去，顺利地爬上了土岗，然后沿着铁路向中间游击队据守的阵地射击着。

栗本高兴地跑出了掩蔽处，挥着战刀喊着：“啊！不能叫他们跑掉呀！快站起来呀！向中间冲呀！”但他马上意识到距离太远，自己的喊声部队听不到，就回过头来对待从说，“快打电话通知他们，说我的命令……哎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臂，并且“嗤”的一声把半个袖子扯掉了。他倒在了地下，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冲啊！快冲啊！不能叫八路军跑掉呀！怎么？有火车来啦？”

一列火车顺着铁路由南向北驶来，“哐啷哐啷”的声音越来越响，临近时，变成了“轰隆隆”的声音，再驰近些，铁轨就变得“吱吱嘎嘎”响了。

栗本强忍着疼痛喊着：“喂，快告诉他们，趁着火车的掩护，迅速合围，给我抓几个活的来！”

这是一列货车，驰近时带来了一阵风，把地下的灰尘都扬了起来，小草顺着风向俯下了头。有的人帽子吹掉了，有的人围巾吹飞了，火车的震动使高岗上的很多碎土“噗噗”地往下掉。

栗本脖子上挂着伤臂坐在地下，聚精会神地望着高岗上的士兵的运动，火车开走了，两边的人都迅速地向中间扑去。他想：“马上就要搏斗了！”但搏斗并未发生，枪声也没有再响，士兵们在铁路上徘徊着，东张西望，迎着落日的刺刀在闪闪发亮。